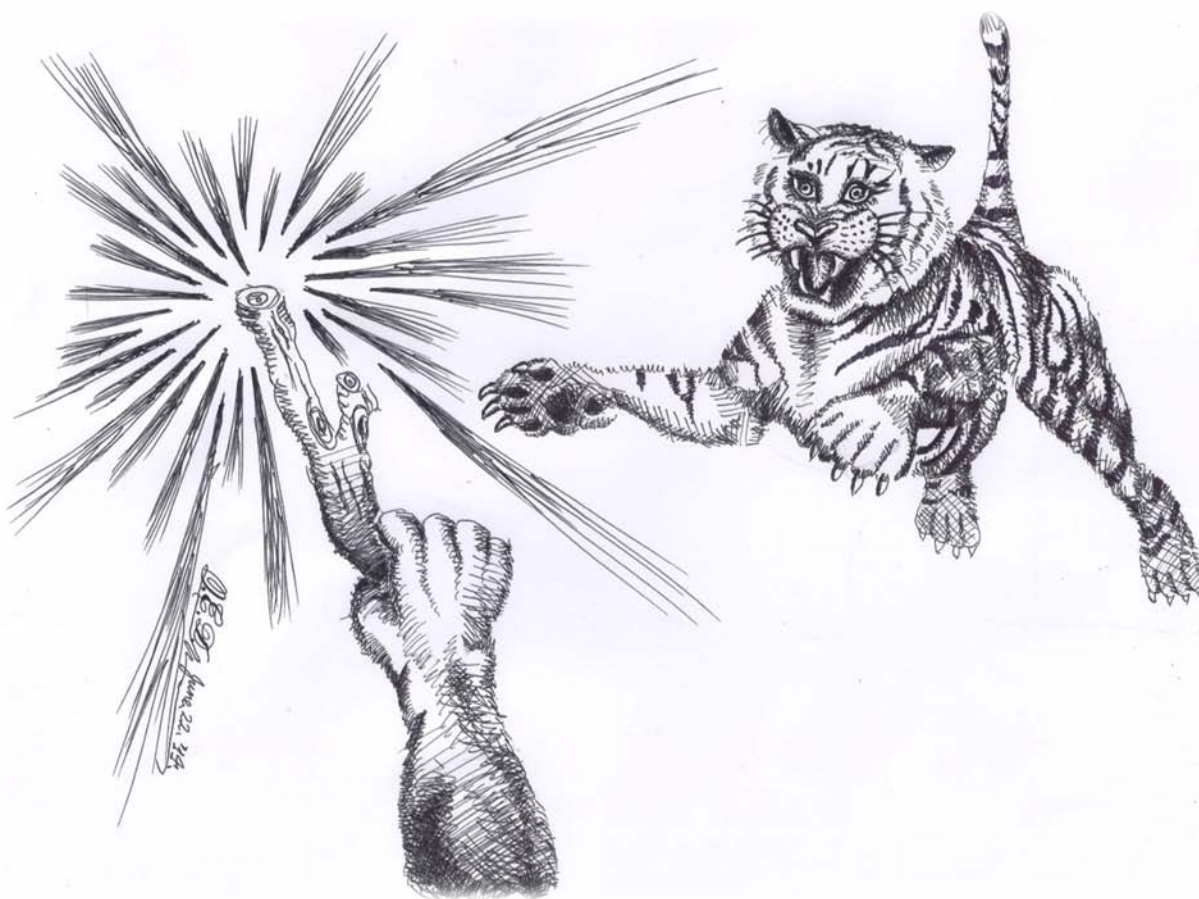


達爾提斯島的星光

◇ 大 data



在電燈泡未被發明的年代，在黑夜中獲得光明的唯一方法是點燃火焰，讓火焰的光輝代替夜晚中缺席的陽光。然而不是所有人都買得起蠟燭或是油燈。一度，夜晚的光輝開始象徵奢侈，證明財富。除了在這裡——達爾提斯島，一個座落於高緯地區的小島。

在黑暗的中世紀歐洲，這是一個被隔絕於爭鬥和貪婪的純樸之地。離歐洲大陸有著一段距離，加上海上交通尚未發達，島民可說是與世隔絕，自給自足，有獨特的國家制度與民情。

然而這座島並未得到太多祝福。這裡潛伏著無數猛獸，島民常因為猛獸的襲擊而危及生命，每天都活在被野獸攻擊的恐懼中。

不過天無絕人之路：老天爺給了這座島的猛獸一個共通的弱點——光。只要有光，就可以驅逐猛獸，可以保護自己。

但在這島上，潮濕的氣候使木材不易點燃；燈油這類的東西，更是罕有的資源，所以普通老百姓很難在黑夜中利用火焰，避免野獸的侵擾。

於是這座島上的人民之所以能存活至今，的確是有原因的。

與當時世界各國都不相同，這島上有種獨特的職業“獵光師”。島民相傳古老的神秘魔法，可以藉由獵取天上的星光到特製的法杖上，作為照明。只要對著星星純熟地施展法術，便可以讓星星的光輝稍微黯淡下來，是法杖上的閃耀光輝取而代之。這可以持續三到四個小時，在黑夜中照亮環境。唯一的缺點是使用過後，這個星光並不會回到星星上面。也就是說，若對同一顆星施展過多次魔法，它就再也不會發光了。

永遠不再發光。

“這樣子不對吧？”夜晚，在小木屋中學習獵光術的學徒，喬爾(Joel)，向老師父發問。“哪一天我們把星星的光輝全部拿完的話，不就沒有人可以在晚上出去打獵了？”

“鏘！”突然，老師父將手上的木棍丟向喬爾身上。

“老師，你為什麼要突然...打我啦，很痛耶！”喬爾說，摸著剛剛被砸到的地方。

“第一，我在上課的時候不准打斷我。”老師父說話的時候，碩大的鷹勾鼻因為要強忍生氣的憤怒，鼻樑有些抽動。滿臉皺紋、有著蒼白頭髮與嚴肅表情的他，板著一張臉，眼神中帶著靜默的殺氣。“第二，這是祖先傳了一百多年的魔法。這座島上四週的森林中都潛伏著兇惡的猛獸。他們唯一害怕的就是‘光’。如果沒有這個魔法的話，你爸媽...喔不，是你的祖父祖母們，或許早就死於猛獸嘴裡了，豈有你這傢伙在這裡大放厥詞。

“最後...”老師父一邊說著，一邊走近倒在地上的喬爾，用高傲的眼神看著他。”我收過的學徒中，從來沒有你這麼忤逆的學生。你最好給我珍惜這個機會，要當我的學徒，可不是這麼容易的。”

喬爾並沒有因此感到畏懼，反而用一種不屑的神態回敬了老師父。“可是，我爸媽說因為你是所有師父中收費最便宜的才帶我...”

“閉嘴！”老師父不等喬爾說完，直接對他嘶吼，為這場一面倒的辯論畫下句點。激辯的餘音還迴繞在這狹小的木屋內，老師父頭也不回地走出門，留下屋裡的喬爾，以及其他兩位看好戲的學徒。

“早知道就不要來這裡學獵光術了...”喬爾一邊站起來，一邊如此嘀咕著。摸摸自己的棕色頭髮，喬爾的臉上，因為跌倒在地，沾了一些灰塵，其高挺的鼻子，也因為被老師父丟出的木棍砸重而，多了一塊瘀青；清澈明亮的眼睛中沒有一絲恐懼，反倒是嘴角不禁露出微笑。

“喬爾你笑甚麼啊？你已經惹火老師父三次了還笑得出來啊。”旁邊一個身材有些矮胖的橘髮同學，比爾(Bill)，這樣子問著。

“沒什麼啦，只是覺得他剛剛生氣的表情很好笑而已。”喬爾笑道，整理著自己亂糟糟的一頭捲髮。

“欸...求你不要再惹毛老師父了，他一生氣的話，我爸媽所給的牛跟羊都會白費啊...”另一名高高瘦瘦的黑髮同學，山姆(Sam)，懇求著喬爾。

喬爾沒有回應，拍拍自己身上簡陋的衣服，走近火爐旁的木材堆中，拿起一根細細的樹枝。“你們先回去休息吧，今天打掃房間的事情就交給我吧。”他說。

“可是今天不是輪到你啊！”比爾這樣子問。

“哪一次我惹老師父生氣，他沒有叫我留下來打掃房間的？如果我不這樣子做的話，明天他又有藉口可以叫我做東做西了。或許我主動打掃房子他會比較快氣消吧。”喬爾笑著答道。

“那...謝謝你囉，喬爾。我跟山姆先回去了。”比爾扶起一旁還心有餘悸的山姆，兩人推開小木屋的前門，準備回家。

“掰掰！記得不要走進森林裡，很危險的。”喬爾道了再見，目送他們離去。

這是個簡陋的房子。老師父總是在小木屋的這個房間教導三人獵光術。除了牆邊的火爐以及木材，還有老師父剛剛教學時坐的小木椅，以及一張寫滿奇怪符號的木板之外，整個房間可以說是空無一物。喬爾眼前的那扇門似乎是老師父的休息間，然而老師父從來不讓他們三人進去，所以喬爾也不清楚裡面到底是什麼。

“還是先來練習獵光術，再開始整理房子好了...唉，又是一個不睡覺看日出的行程。”喬爾在心中盤算著。接著他開門，走了出去。

木屋周圍是一大片圓形草地，而在這之外，除了一條往市區，雜草叢生的小徑，就是黑漆漆的陰森樹林了。皎潔的月亮高掛夜空，沐浴夜晚的大地在月光裡。星斗閃爍著，炫目奪人，好像是天空的裝飾品。

喬爾走在草地上，抬頭看著天空，一絲感動油然而生。“多麼美麗的夜空啊...難怪王公貴族們要在絲巾上鑲上閃亮的鑽石，其實只是想把夜晚的美景私藏在自己的衣服上吧。”一個一個的亮點倒映在喬爾的瞳孔中，對他來說，沒有任何景色可以比眼前的一切更令他傾心。

“時常有人會問，”他又想，“自己是世界上第一還是第二美麗的，真是愚蠢...在滿天星空前，世俗的美麗顯得如此渺小而平凡。”他一邊把蠟燭擺在小木屋前，準備點燃，好練習獵光術。

“雖然說最不希望的就是讓這片星空消失，但是，因為我沒有一技之長...為了爸媽，還有家裡的生計，我勢必要學會獵光術，才可以在爸媽都退休之後繼續賺錢。我們總有許多理想，但是現實使我們不知不覺變得殘忍。”喬爾想到這裡，覺得無奈。

“直接對星星練習獵光術，可能會不清楚自己是否有成功施展法術！”腦海中，老師父上課所說的一切就這樣子迴盪在喬爾耳邊。“因此，我們利用蠟燭來練習。雖然這個木枝不能將光留住，但是只要蠟燭熄滅了，也許就代表著成功。現在用法杖太早了：萬一弄壞法杖，可不是幾隻羊跟幾隻牛賠得起的。”老師父嚴厲的表情依舊。“法術的咒語是‘溫克拉顛薩’”喬爾回憶罷，離蠟燭三公尺對準它，舉起手上的木枝。

“溫克拉顛薩。”堅定的眼神沒有絲毫動搖，喬爾說出了咒語。說完咒語的一瞬間，一陣強

風拂過草地，蠟燭也隨之熄滅。

“怎麼...唉呀，這樣子我怎麼知道我的咒語有沒有成功。原本蠟燭就只剩下一點點了，要再點燃好像有點困難。”喬爾懊惱著，但是也無法挽回。不過此時喬爾看到蠟燭好像還有一點餘光。

“欸，好耶！雖然只剩下一點餘光，但是只要成功的話依然可以看得出來。快點再試一次吧，趁還沒有風的時候。”喬爾滿心歡喜地再次舉起樹枝。

瞬間，喬爾突然回憶起第一次教獵光術時，老師父所講的話。“記住，是‘溫克拉顛薩’，千萬不要念成‘溫克拉顛赫’。”老師父的表情在那一刻產生了些微的變化，當時的喬爾說不上哪裡奇怪，只覺得老師父的眼神中似乎有意無意地在恐嚇他們。

“如果念成‘溫克拉顛赫’到底會怎樣啊，好想試試看喔...”既然好奇心可以殺死一隻貓，也就使他產生打破禁忌的念頭。“試試看好了，我想最糟的情況就是蠟燭爆炸吧！反正這支蠟燭本來就快用完了，沒事的！”

“溫克拉...顛赫！”即便一邊有些停頓，他仍念出了老師父禁止的咒語。

就在唸出咒語的那瞬間，喬爾的手突然感受到一股能量流動。從心臟，往手臂流去，再經過手掌，往樹枝尖端流去。如此的感受，他此生還是頭一次經歷。而他望向前方，突然一件驚奇的事情發生了。

“什麼...都沒有...”他看著前方：蠟燭燭心的餘光還是一樣地瘦弱，完全沒有任何變化。看來喬爾的新咒語若非失敗，就是根本沒有什麼作用。

“老師父可能只是怕我們念錯咒語吧。說不定這只是他年輕時常常念錯才提醒我們...又或者，我根本還沒有辦法施展基礎獵光術以外的咒語。”喬爾的眼皮垂了下來，失望讓疲憊變得活躍。現在倦怠的感覺爬滿他全身，使他打了個大呵欠。但此時睡眼惺忪，視線模糊的喬爾，看見一個不可思議的景象。

燭心的火焰正變得更加明亮，愈來愈強烈，愈來愈旺盛，好像一棵正在逐漸成長茁壯的大樹。

喬爾簡直不敢相信眼前景象。他揉揉眼睛，深怕是自己太過疲憊所造成的幻覺。但再度睜開眼之後，喬爾只看到，眼前的蠟燭好像回到被大風吹拂之前一樣，火焰如此旺盛，如此清晰。

“怎、怎麼會這樣子...這是照明術嗎？如果是的話，那我們學獵光術要做甚麼？還是說這是讓時空倒流的法術？到底...”

“你在作什麼？”穿著灰色長袍的老師父打開大門，對著喬爾吼道。“這麼晚了，還不回去，在我的小木屋周圍逗留？”

“我，我只是...”

“還有，你拿這盞蠟燭想要作什麼？”說著，老師父把門前的蠟燭拿起，走到喬爾面前問著。

“我原本是要，練習完獵光術，再去清理房間。”喬爾支支吾吾地說著，腦海中仍因為剛剛不可思議的景象震撼不已。

老師父看著喬爾，露出一副懷疑的表情，不太相信喬爾所說的話。“不老實的傢伙。不過你根本也沒辦法幹下什麼壞事吧！”老師父以不屑的口吻說。“既然要清理房間的話，最近我的書房有些亂了，你順便去幫我把灰塵清一下。裡面的書不准亂動，只要清理灰塵就好了。”老師父轉過身，走回木屋裡。

“等一下，書房在哪裡？我到現在只進去過...”

“就在你們練習房間的那扇門，打開就是了。”老師父說完，關上門，留下還未從震驚中醒過來的喬爾。

“這書房，還真是有夠髒。”喬爾把手帕綁在臉上，摀住口鼻，一邊清理灰塵。“真不知道，老師父經過這個書房的時候到底是抱著怎樣的心情...”喬爾一邊在心底嘀咕著，一邊把某本書上厚重的灰塵拍掉。

油燈掛在牆角，為漆黑的書房提供唯一的光源。這是個四面都是書櫃的書房，書櫃上擺滿的是一大堆喬爾所看不懂的書。不只是內容看不懂，而是連標題都是沒有看過的文字。少數可以看懂標題的，例如說《煉金術》，或是《達爾提斯——歷史》之類的，都是他所不感興趣的類型。不過在老師父的命令難違，故他還是必須一本一本地拿起來，把灰塵清理乾淨。

其實真正的挑戰並不只是面對這些書本的灰塵。每走一步都會喀吱作響的地板上，充斥著散落四處的書。在昏暗的光線下，为了不踩到它們，他必須小心翼翼地留意自己的腳步，否則一不小心又可能會惹火老師父了。除此之外，他更將注意力集中在有沒有關於獵光術的書，搞不好可以解釋剛才的一切。

“到底在哪裡啊，老師父的書房不可能一本關於獵光術的書都沒有吧？等一下，脖子好癢...”突如其來的一陣癢的感覺，侵襲的喬爾的脖子。他伸出手想要去搔搔脖子後方，但手指尖端卻傳來奇怪的觸感，有點...毛茸茸的？

“到底怎...幹！大蜘蛛！”當他把手縮回眼前一看時，赫然發現手上爬著一隻體型龐大又多毛的大型蜘蛛。

本來就不怎麼喜歡昆蟲類的生物，現在看到一個可能會傷人，甚至是致命，的大蜘蛛，喬爾嚇得趕緊把他甩在地上。被嚇到的喬爾本來就已經心神慌亂了，這一甩又有點用力過度導致重心不穩，讓他不小心踢到旁邊的書本，狼狽地倒在地上。

砰的一聲，喬爾不小心把旁邊一疊書給撞倒了，發出了巨大的聲響。“糟糕了，等一下老師父萬一上來把我趕出去的話，我就沒辦法在這裡繼續找獵光術的書了...等一下，這是甚麼東西？”喬爾倒在一堆書本上，睜開眼睛。

擺在眼前的是一本與獵光術毫無相關的書《食譜》，因為剛剛的撞擊，掉在地上，翻開了某一頁。巧合地，這一頁夾著一張普通、有點破破爛爛的紙。但這張紙好像散發出一種魔力。喬爾有預感，事情的答案就藏在這張紙上。拿起眼前的紙，喬爾趕緊跑到燈火之下看看上面的文字。

“‘古老的文獻記載者，水晶的魔力可以治療所有病痛，甚至能夠起死回生。但召喚水晶所

需要付出的代價...’

“可惡，我不是要看這種遠古傳說啊！”喬爾略過這些看起來像是老師父筆記的文字，翻到背面。

“‘...溫克拉顛赫，是我...’對，就是這個！”一翻到背面，看到關鍵字的喬爾欣喜若狂。

“‘溫克拉顛赫，是我父親所教導我的，獵光術的相反，‘返光術’。’”

“返...返光術！？”喬爾在心中驚呼。

“‘不過這是個無用的法術，至少我父親是這樣子說的。在這座島上，我們只需要將星光取下，不需要將星光還回去。一旦這樣作，下次再對那顆星星施展獵光術的話，效果便會大打折扣。但事實上這並不是個無用的法術，只要利用這個，再搭配最古老的強大獵光術，我們就可以將星星的光亮永遠留在這座島上。’”喬爾看著眼前的文字，感到不可置信。

“‘但是為了完成這件事情，必須找兩個人一起施展這個法術。這個古老的魔法會將天上的星光全部轉移到施法者的身上。雖然強大的能量會讓施法者失去意識，但是只要再利用返光術——這個法術將施法者身上的能量轉移到可以容納強大能量的水晶——就可以造就永恆的光芒了。於是能將島上所有可憎的野獸全部都消滅殆盡。

“麻煩的是，返光術是只有年輕人才可以駕馭的魔法。現在我有三個學徒，我還在想要找哪兩個傢伙當替死鬼...另一個則必須負責施展返光術。不過這三個傢伙看起來都資質駑鈍，我還在想到底需不需要再另外收學徒。不過今天，我發現——’”

“喬爾。”

“啊！”突然間，一隻手搭上喬爾的肩膀，讓他嚇得叫了出來。轉過身，發現是老師父站在喬爾的身後。

“你看到了我的筆記對吧？”

“不不不，我不懂您在說甚麼啊！啊哈...我在...整理書房啊！”雖然緊張到開始胡言亂語，喬爾還是趕緊把手上的紙藏到背後。

“好了，孩子，不要裝了。”老師父突然露出慈祥的表情與平靜的口吻，和平常可怕的样子大相逕庭。“光是你的語氣與平常叛逆的口吻不同，我就知道你在說謊了。”拍拍喬爾的肩膀，老師父看著微微發抖的他。

“我剛剛看到你施展返光術了。說真的，我是如此的開心，可以再一次找到能夠施展這個法術的年輕人。我的年紀大了，沒有辦法駕馭這個法術了，而以前的學徒全部都失敗了，但是如此叛逆的你，卻成了我最大的希望。

“相信你看完我的筆記，大概都知道我的計畫了吧！放心吧喬爾，現在你不會當那兩個替死鬼之一了。明天你去把山姆跟比爾找來，晚上我們就可以實現這項計畫了！”老師父說著，眼睛突然瞪得很大，在黑暗中顯得如此詭異。

“你想想，如果我們成功了，就把這塊水晶獻給國王，讓水晶高掛在王宮的頂端，不但夜晚再也不用為了燈光傷腦筋，也可以讓所有野獸消滅殆盡。”老師父的表情愈來愈興奮，喬爾

看見一種瘋狂的邪念在他眼中流竄著。“我們將成為永恆的偉人，在歷史中被記上一筆。你的家人會因為你感到榮耀無比的。反正這附近野獸這麼多，隨便一些理由就可以編造山姆跟比爾的死因，你什麼都不用擔心，好嗎，乖孩子。”

此時此刻的喬爾被徹底地震懾住了，這個頑皮的學生在此變得絕對地安靜聽話，現在，他頭一次對老師父感到真實的恐懼，對這份慾望的強烈感到害怕。

“答應我好嗎，讓我完成，我的願望。”老師父輕聲說。

喬爾盯著老師父，沒有辦法馬上回答。書房裡陷入了一片令人窒息的沉默，但老師父不肯退讓，容許此刻絕對的寂靜繼續侵蝕他的精神...

“唉，我到底該怎麼做才好呢...”走在回家的路上，喬爾的肩膀很沉，似乎背了一個很重的背包似的，彎腰駝背的背影，好似承受了千年的苦擔。雖然非常不想，雖然是如此地反對自己，雖然知道要怎樣做才是正確的，但是他還是背叛了自己，答應了老師父。

路的兩旁是漆黑的森林，不過因為路旁有發出燈光的法杖佇立著，只要不要踏進森林裡，就絕對不會被野獸攻擊。

“比爾跟山姆...雖然說我跟他們才認識不久，但是要我眼睜睜看著他們送命...”喬爾的腦海中浮現出比爾與山姆的臉龐。記憶中的他們總是模糊的半透明灰色，沒什麼存在感，但是要親手葬送他們的性命，他的良知與道德還是讓他躊躇不前。

“唉呀，這樣子做是不對的...可是這也是老師父強迫的，我如果不這樣子做的話...”

“嘿，喬爾！”就在喬爾懊惱之際，前方跑來了一名女孩。

是艾莉(Ellie)。

“艾莉，妳怎麼這麼晚還跑出來？”喬爾有些驚訝地問著。

“沒有啦，我是偷溜出來的。”金色頭髮，綁著馬尾的艾莉笑著說。她圓潤的雙眼在黑暗中倒映著路旁的光芒，小巧的嘴掛著如月彎般淺淺的微笑。

艾莉是喬爾家附近一個專門收容孤兒的收容所中的小孩，年紀比喬爾還要小三歲。青梅竹馬的兩人曾是最好的玩伴，但是喬爾的父母卻只因為艾莉是孤兒的關係，不讓喬爾與艾莉繼續往來。兩人的交集隨著年齡增長，逐漸減少，甚至一個月也不一定能見上一面。

“院長不會生氣嗎？這樣子妳等一下回去又要被罵了。”喬爾有些擔心地問著。

“哈哈，因為我今天用剪刀把花瓶裡的花剪爛了，所以院長罰我打掃客廳。我打掃完以後想說時間也很晚了，所以就偷跑出來看看外面的風景。”艾莉拍拍身上灰褐色的衣服，的確有許多灰塵。

“剪刀？妳還留著那把剪刀？”

“是啊，我還隨身攜帶呢。”艾莉不以為意地說著。

“那太危險了啦，妳應該把它好好收著。”喬爾有些擔心地說著。

“不行啦，那是我媽媽唯一送過我的生日禮物耶，當然要隨時帶在身上啊。話說，我記得這個時候獵光術的練習早就結束了吧，你怎麼會在這裡呢？”

“我也是被罰打掃房間，所以到現在。”想起剛才的經過，老師父那陰沉的表情又打亂了喬爾的心思。

“你又被罰打掃房間了，還是一樣喜歡調皮搗蛋呢。”艾莉看見喬爾也跟自己落得一樣下場，笑得特別開心。

“別說了...”喬爾以冷漠的字詞回應，瞬間澆熄了艾莉的熱情。

“你怎麼了，心情不好嗎？”看著喬爾憔悴的眼神，艾莉擔心地問著。

“沒事，可能只是累了吧...”

“欸，那我也很累了，你可不可以跟以前一樣背我回家？”艾莉笑著說道，快速地繞道喬爾背後，跳了上去。

“唉呀妳...好啦好啦。”喬爾雖然表情看來有些無奈，但實際上，他的嘴角露出了一絲微笑。

“不過妳現在比小時候重多了。我可能背一下就把妳放下來囉。”

“才怪，是你的力氣變小了吧。”艾莉嘟著嘴，顯得有些不服氣。

“好好好，是我力氣變小了。”

“對吧，我沒說錯吧，你承認了！”艾莉笑得開心，她的喜悅感染了喬爾，暫時忘卻了其他煩憂。

“是不是因為練習獵光術的關係，讓你不像以前一樣整天跑來跑去，力氣才變小的？”

“才怪呢，如果因為這樣體力就變差，我以後要怎麼養家活口？”艾莉無心的提醒，讓喬爾又想起了老師父的命令。但在這個當下，喬爾決定要暫時不去管這些。

“嘿嘿跟你說，後天就是我的生日。等我滿 14 歲以後，我也要去跟你一起學獵光術。

艾莉把頭靠在喬爾肩上，興奮地說著。

“妳年紀還這麼小，不可能的啦。”沒想到喬爾竟然一口回絕。

“我記得那個教獵光術的人收學徒的年限是 14 歲啊，怎麼不可能？”

“不要以為長幾個雀斑看起來就比較成熟，妳還只是個小孩子。”

“什麼，有這麼明顯嗎？真的有這麼明顯嗎？”原本有些睡眼惺忪的艾莉，聽到喬爾的話，嚇得睜大眼睛不斷逼問。

“嘿嘿不要掐住我的脖子啊，快不能呼吸了我。”喬爾痛苦地說著，好像快要窒息了。

“不行，你先把話說清楚啊。”但調皮的艾莉說什麼也不肯放手。

“就像我說的啊，妳就是...”

“喂你看，星星好美啊！”這個時候，艾莉指著滿天的星星，發出了讚嘆。

在那閃耀著深沉靛藍的夜空中，群星高掛，耀眼無比。此時的夜空就好像一片綿延不絕的染布，而在這之上鑲嵌著的，是亮麗璀璨、五顏六色的漂亮鑽石。他們似乎在比賽著誰能抓住更多地上旅人的目光。此刻的景象是一幅畫，一幅任由你心中的幾何學來定義的美麗圖畫。你可以憑想像隨意在上頭穿針引線，創造出星座，創造出許多美麗的故事。

喬爾與艾莉看著星空，沒有說話。或許此時，安靜的欣賞更能勝過任何言語的讚美。背著艾莉的喬爾，慢慢地走回安靜的城鎮。雖然走在黑夜中，街道空無一人，但是因為艾莉的陪伴，他忘記了孤獨與恐懼。之前的鬥嘴與閒聊話語，讓他感受到一股能量注入心底，暖暖的，令他安心。時間悄悄地過去，但喬爾並沒有打算面對這關鍵的抉擇。活在當下的快樂，是他在此時最大的奢侈。

“總會有辦法的...吧？”喬爾在心中問道。

“這火腿真好吃。”比爾開心地說著，悠慢的語調搭配著眯成一條線的笑眼。

傍晚在透映著夕陽餘暉的小木屋中，比爾、山姆和喬爾三個人，吃著老師父請的火腿。

“我肚子好像怪怪的，我不想吃...”山姆的五官糾結著，額頭上斗大的汗珠不停地滴落。

“真是可惜啊，都不知道幾年沒吃過火腿了。那我不客氣地拿走囉！喬爾不吃的話我也順便了。”比爾開心地道，兩手並用，準備將桌上的火腿一掃而空。

小房間裡罕見地擺上了木頭製的小圓桌，三人坐在小圓桌旁。山姆感到痛苦萬分，喬爾則是一語不發，神色凝重。

“喬爾，為什麼今天老師父要特地叫我們來這邊？”山姆一邊忍耐肚子的不舒服，一邊問著喬爾，眼神中顯露出懷疑。

喬爾的眼神飄忽不定，不敢正視山姆。“我...我不知道，昨天打掃完，要回來之前，老師父就這樣子跟我說。”

“你平常說話不會這樣子支支吾吾的，到底是什麼事情？”山姆激動地問著，似乎是察覺到事情有什麼不對勁。

“就說了我也不知道啊，要我講幾遍啊！”喬爾生氣地站了起來，與山姆怒目相對。

“唉唉大家不要吵了啦！老師父只是要我們幫他吃完剩下的火腿而已，就這樣子而已啊，你們為什麼要這麼大驚小怪啊。”比爾看到兩人的舉動，趕緊安撫他們。

“總覺得怪怪的，從今天喬爾叫我們來這裡開始，還有我的肚子突然痛起來...會不會喬爾想要對我們怎樣？”山姆跟比爾小聲說，沒有選擇繼續爭吵，坐了下來，又回到平時的懦弱表情。

“你自己身體差還怪喬爾哩！他只是傳達老師父的意思，他自己也說了他不知道要做什啊。”比爾拍拍山姆的肩膀說道。

突然這個時候，門外傳來急促的腳步聲。喬爾沒有說話，快速地走過去開門。一打開門，

映入眼簾的是老師父一貫的嚴肅表情。在他身後的夕陽搖搖欲墜，餘暉慢慢消散，留待大地逐漸被夜色籠罩。

“走吧，等一下有重要的事情。”老師父說著，示意三人跟上。

“老師父，可以請你告訴我們，今天究竟要我們做什麼嗎？”山姆發問，一反平日總是畢恭畢敬的態度。

“今天我們要實際練習獵光術，因此我們要到比較高的地方。”

“這...

“還不快走！”這個時候，老師父突然大發雷霆，提高分貝對著山姆大吼。山姆與比爾都嚇得不停顫抖，喬爾則用空洞的眼神看著老師父，面無表情。老師父對三人使了個眼色，轉過身離開。

頭上的天空隨著時間慢慢變暗，星星們相繼點亮自己，照亮夜空。一路上的道路從平地，到最後變成崎嶇難行的山路，讓三位學徒步履蹣跚。但老師父無視艱困與崎嶇的道路，一路向高處走去，並不時回頭看看學徒們是否有跟上腳步。一路上老師父手中的法杖都燃燒著星光，讓他們在黑暗中不用害怕猛獸的侵襲。

“好了，到了。”走了許久，在一個地勢稍微平緩的地方，老師父停了下來。那裡，是一個眺望夜晚星空的絕佳地點。將頭抬起來，美好的風景盡收眼底。然而，在那邊等著他們的不只有今晚依然美麗的星空，還有一位白髮蒼蒼的老人。

那人與老師父一樣，有著滿頭的白髮，但是面容看起來十分和藹。看到學徒三人，他露出親切的微笑；臉上的大鼻子有些紅通通的，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感冒的關係。

“嘿，肯尼 (Kenny)，你來得也可真晚啊，這就是你說的三個小朋友吧？”老人向老師父問道，順便講出了老師父的名字。

“別說這麼多了，約翰 (John)，直接開始吧。”老師父似乎沒有因為看到約翰而有任何表情上的變化，依舊維持一貫的嚴肅語調。

喬爾、山姆以及比爾站在後方，等待著老師父的指示。

“這是我一個認識很多年的朋友，今天你們要正式練習獵光術，我請他在一旁指導。”老師父對三人說道。

到了正式上場，三人卻一點也興奮不起來。縱使是一直都夢想著可以學會獵光術的比爾也顯得意興闌珊。此時，山姆慢慢地舉起了右手。

“怎麼了，山姆？”老師父的語氣聽起來有些不耐煩。

“我記得，老師你不是說，我們還要再至少上一個月的課才有能力駕馭這個法術嗎？”山姆的表情有些害怕，或許這是他第一次舉手發問才會這樣。

“我改變心意了。現在你們夠資格了，可以嗎？”老師父冷冷地回應。

山姆沒有繼續追問，他的眼神被恐懼所佔據，呼吸變得急促。或許他已經猜想到這並不是單純地練習法術。

“這是給你們練習用的法杖。”老師父走向三人，拿出藏在衣服裡的三根法杖。

“練習用的法杖，有這種東西嗎？以前不是都是用木枝當作練習用的法杖嗎？”比爾好奇地問著。

老師父沒有回答，只是回頭瞪了比爾一眼。這一眼，冷酷、嚴峻，不帶任何感情的威嚴，讓比爾不寒而慄，不敢再繼續問下去。

“現在你們三人對著天上的星星，隨便哪一顆都行，念出‘依達克姆斯’。如果成功的話，法杖上就會顯露出星星的光輝，就像你們以前看到的那樣子。”老師父簡短地說著，感覺有些隨便。

“但是咒語不是...

“我數到三，你們三個人就給我一起唸出來。”老師父不理會山姆的疑問，硬是打斷了。

“一！”老師父喊道，對喬爾使了個眼色。

“二！”

“三！”

“依克達姆斯！”山姆跟比爾在這個瞬間對著夜空同時喊出了咒語。而喬爾沒有說話，慢慢地把法杖放了下來。

比爾與山姆轉過頭，疑惑地看著喬爾。不過就在這時，兩人手上的法杖突然間開始劇烈震動，讓他們嚇得不知所措。

“老師父，”比爾害怕得大叫，”我的法杖...我的手...放不開！老師父，救救我，我是不是咒語念錯了？”但是老師父只是在一旁看著，沒有說話。

“喬爾，這到底...啊...我...我.....”山姆看著面無表情的喬爾，原本想要追問，但山姆跟比爾卻突然兩色蒼白，呼吸困難，連一個字都說不出來。法杖發出強烈的光芒，兩人的身上也散發出微弱的光輝。天上群星緩緩移動著，接著突然以非常快的速度向下墜落，好像流星雨一般。不過這場流星雨只持續了幾秒，又突然停住，接著匯聚成一道強烈的光束，從夜空中射向了比爾的法杖。

喬爾一看，發現在那個位置的星星，已經消失不見了。或是說，星光被完全吸收了。接著，黑暗中，數以萬計的巨大光束朝著比爾與山姆的法杖奔來，一次又一次，最後沒入地面。接著，速度愈來愈快，一道道光芒瘋狂地朝著兩人手上的法杖射去，“咻！咻！咻！”那聲音此起彼落，毫無歇息的跡象。強烈的能量掀起一陣強風，吹倒了附近的幾棵大樹。

過了幾分鐘，天上的星光已經消失殆盡，天色成了迷濛的死黑色。兩人手上的法杖從令人無法睜開雙眼的強光，變成微微抖動的光輝。比爾跟山姆依然站在原地，手拿法杖。但他們已經完全失去意識了。看著他們翻白的雙眼，那令人震懾的巨大光束和眼前陷入極致黑暗的夜空，喬爾的心中充滿著害怕和徬徨，完全說不出任何一句話。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突然間，老師父發狂似地大笑。

“沒想到，這個法杖還真的可以讓兩個沒甚麼魔法天份的年輕人施展出這種強大的魔法，哈哈啊哈，我真是太厲害了。約翰，快把水晶拿出來。”老師父用手遮住自己半邊的臉，完全無法掩飾發自內心的狂喜。約翰維持著那親切的笑容，慢慢地拿出一顆湛藍色的水晶。

這時，約翰手上的水晶突然浮在空中，發出微弱的光芒，似乎在與比爾與山姆的法杖相呼應似的。

“好了，喬爾，不要再發呆了，快施展返光術，將比爾與山姆用生命收集的光芒轉移到水晶上面，不要讓王宮的魔法師等待。”老師父瞪大的雙眼、齙牙咧嘴的笑容讓喬爾感到極度不安。不過喬爾沒有任何動作，只是呆呆地站著。

“喬爾，聽到了嗎？”老師父走到喬爾身邊，顯得有些著急。“喬爾，快點。”突然間，老師父將雙手放在喬爾的肩膀上，大力地晃了兩下，讓喬爾瞬間驚醒過來。

“啊...抱歉。”喬爾慌張地說著。

老師父站到喬爾背後，彎下腰，在他耳邊輕聲說道。

“快點，施展返光術，把光芒轉移到水晶上面。如果你不做，或是想要作什麼其他事情的話...”突然間，喬爾感到有一個尖銳的東西抵著他的背。

“這把利刃，會毫不留情地刺進你的肚子裡，懂嗎？”老師父說著，冷酷的聲音，殘忍的話語，不帶一絲憐憫。“給你十秒內完成，否則我一樣不會手下留情。”

“好。”

“溫克拉顛赫。”喬爾舉起了手上的法杖，對準了山姆和比爾。突然間，兩人手上的法杖光輝慢慢地滑動到喬爾手上的法杖。那弧線看來像條輕柔的小河，不過其中卻蘊藏了滿天星光的能量。轉移完成之後，山姆和比爾身上的光芒即刻消失，兩人僵硬的身體瞬間疲軟，倒地不起。

他們手上的法杖滾落一旁，失去魔力的法杖瞬間碳化，化為虛無。雙眼依然看著天空，但空洞的瞳孔早已失去了生命力。接著，不過幾秒的時間，兩人就像是灰燼一般，被風吹散在空中，就這樣子永遠地消失了。

為了成就達爾提斯島人民永恆的安樂，兩人的壯烈犧牲，招喚了滿天的星光能量。現在，只要喬爾一聲令下，就能讓這個壯舉成真，讓全島的人民再也不用害怕夜晚的野獸，迎向故事裡最後的快樂結局。

“10，9，8，7，...”老師父在喬爾的耳朵旁緩緩地倒數著，雖然喬爾尚未施展法術，但老師父微微翹起的嘴角似乎提早宣告了自己的勝利。

“在我施法之前，你不敢殺了我，對吧。”突然，喬爾這樣子說著。老師父被這突如其來的言論給嚇到了，拿著刀子的手猶豫了一下。不過他很快地恢復冷靜。

“唉呦，不錯，很快地抓到與我談判的籌碼。”老師父說著，往後退了一步。

“說吧，你想要什麼？財富、權力還是歷史的定位？我可以讓你當達爾提斯島永遠的英雄，

當然...如果說你敢耍甚麼把戲的話，我也可以讓你跟另外兩個人一樣，成為路邊的孤魂野鬼。”老師父威嚴地說。

“我...”

“嗯？沒關係，甚麼要求都可以說。”老師父突然又變得溫柔無比。

“我昨天...想了很久。還是決定教山姆和比爾來到這個地方。”喬爾緩緩地說著。

“我知道，孩子。你做得非常好，我也確實看見你的決心了。”老師父說著，回答地有些敷衍。

“但，我這樣子做的目的，並不是為了完成你想要復活凱薩琳(Katherine)的夢想。”突然，喬爾說出了出乎意料之外的事情。

“你這傢伙，不准你再提到她的名字！”聽到喬爾所說的話，老師父勃然大怒，嘴唇微微顫抖，臉上的青筋逐漸浮現。

“把星光的能量灌到水晶，其實並不是要用以照亮達爾提斯島吧？我在你的筆記上看到了，就在記載著返光術的那一張紙上，你...”

“夠了！你閉嘴！如果你再不施展法術的話，我真的會殺了你！不要挑戰我耐性！”老師父大叫著，憤怒與絕望充斥在他的話語中。他恨不得立刻殺了喬爾，但他也知道，喬爾是他的計畫中最關鍵的一步。

“我對你妻子遭到野獸攻擊而喪身的事情感到非常難過，但是——”此時，喬爾的腦海中浮現出昨晚，艾莉的那句話：“欸你看，星星好美啊！”

“——但是，我認為達爾提斯島的星光，不該就此消失。”喬爾轉過頭，對著老師父說道。在這個分秒，他的眼神散發著堅定、勇敢和決不動搖的信念。老師父看著喬爾，不敢相信眼前的這一切。

“溫克拉顛赫。”

就在老師父尚未反應過來的時候，喬爾指著沒有任何光明的夜空，念出了這個咒語。這個瞬間，喬爾手上的法杖發出了巨大的能量光束，像一條騰空的巨龍，朝著夜空直奔而去，直到遠處，又散成許許多多的分支，回到它們原本的位置。一顆顆的星星被重新擺放到記憶中所熟悉的星盤之上，使夜空充滿星光。原本還浮在水晶，此刻突然黯淡了下來，掉到地上，裂成了兩半。一旁的老師父張大嘴，乾瞪著夜空，卻無法挽回這一切的發生。

“肯尼，你的弟子好像不太聽話呢。”突然間，始終沉默的約翰率先開口。

“但...約翰，這...還是有其他方法對吧，有其他方法可以喚醒水晶對吧！”花了幾秒才回過神來的老師父跑到約翰面前，這樣子問著。

“現在星光已經被利用返光術送回天上了，這些能量再也不能被我們使用了...水晶所需要的能量來源已經沒了，你的願望永遠不會實現了。”約翰依舊維持著慈祥的笑容，但此刻的他，看來有些冷酷無情。

聽完約翰的話，老師父雙腳一軟，跪倒在地上，徬徨、茫然、不知所措。呆呆地看著滿天星星的夜空，不知道該說甚麼。

“隨意召喚水晶卻不能給予它最基本的能量需求，我警告過你了，你必須承受水晶的詛咒。”喬爾轉頭，發現約翰說完之後，不知何時消失了，徒留老師父一個人跪坐在原地，不發一語。他知道這是一個逃走的好時機。他緩緩地，輕輕地移動自己的腳步，想要無聲無息地逃走。

“你...以為你可以就這樣子一走了之嗎？”老師父轉過頭來，惡狠狠地瞪著喬爾。一聽到老師父的話，喬爾立刻拔腿狂奔。但不知為何，老師父卻突然出現在他身後，一把抓住他。

“我要殺了你，我要殺了你啊啊啊！”老師傅對喬爾嘶吼道，瞳孔充滿血絲，好像發狂似地。右手高舉的剛剛的利刃。不論喬爾如何奮力掙扎，他無法掙脫老師父的束縛，喬爾已經無處可逃。“去死吧！你...”

“喬爾！”突然間，艾莉的聲音出現。老師父的腹部插著一把剪刀，噴出了汨汨鮮血。手上的利刃已經掉落地面，老師父不斷後退，最後不支倒地。身上沾滿了血的艾莉就站在一旁，看著喬爾，她似乎也被自己嚇到了。

“艾莉，妳怎麼會來這...”喬爾說。

“喬爾，你沒事吧！”不等喬爾說完，艾莉直接抱住喬爾，讓淚水在他懷中潰堤；斗大的淚珠順著顫抖的臉龐滑落，伴隨著聲聲啜泣。

艾莉邊哭邊說著。“我看到...天上...發生了奇怪的事情...我就偷溜出來...到這邊...的時候...的時候...發現你被...你被...嗚...”

“不要怕，我沒事，我們回家吧。”喬爾將艾莉擁在懷中，溫柔地摸著她的臉，對她輕輕說著。喬爾小心地用袖子擦拭著艾莉的臉上的血漬，並且蹲下來，讓她跳到自己的背上。此時，喬爾抬起頭，看著星斗閃爍，雖然與以往並未不同，但是此刻的他，心中卻是如此地五味雜陳。

“妳知道嗎？這個星空，再也不會消失了。”喬爾這樣說。“但，卻有兩個人，因此犧牲了...”

“喬爾，雖然我不知道發生了甚麼事情，但至少你守護了這片星空，對吧！”喬爾轉過頭看到，在微光下，艾莉溫暖的笑容。他緊繃著的臉又笑了。接著他邁步準備回家，被閃爍的星光所照耀的家。

而就在此時，在他身後的老師父，緩緩地睜開虛弱的雙眼，盯著喬爾。那雙眼充滿了恨，以及無法平息的殺意。

“你以為...事情就這樣子結束了嗎？”身後的老師父出聲。出乎喬爾意料之外，他還一息尚存。“被我的血噴到的蠢貨...你也會被詛咒啊哈哈...哈...你會變成...醜陋的怪物...咳呵...沒辦法死...永遠...都...承受著.....孤單...”

“喬爾，我們快走！”這個時候，艾莉提醒已經失神的喬爾趕緊逃跑。但就在他們準備拔腿狂奔時，眼前卻出現了幾個詭異的金黃色光芒在四處游移著。

是森林裡的野獸！

“啊哈哈哈哈！知道...報應了吧！你把全部的星光都還回去了，達...達爾提斯的百姓再也

沒有...辦法躲避猛獸的攻擊了，你會成為歷史的罪...罪人，你的家族...你的家族將因此.....蒙羞！”老師父瘋狂地說著，接近病態的笑聲證明了老師父已經完全發瘋了。

“你這蠢蛋，後悔吧，下地獄吧，你...啊啊啊...”在喬爾背後，老師父被一隻突如其來的巨型紫色獅子給一口吃了進去。老師父身上的鮮血染紅了牠的嘴角和金色的鬃毛。

喬爾想要回到城鎮，單那些飢腸轆轆的猛獸正埋伏於前方的道路中，準備大開殺戒。此時只剩下往高處的道路沒有猛獸的蹤跡，喬爾決定奮力一搏，往高處衝去。但就在此時，艾莉卻突然跳下喬爾的背。

“艾莉，妳要做甚麼？”喬爾慌張地問著，面對此時的情況，他已經沒有辦法冷靜思考。

“喬爾，我往前跑去引誘前面的猛獸，你趕快跑上山。”艾莉一說完，頭也不回地向前衝去。

“艾莉，妳在說甚麼傻話，我不會丟下妳的。”喬爾跑上前，想要抓住艾莉的手，卻被她一把甩開。“艾莉，妳...”喬爾跌坐在地上，無助地看著向前跑去的艾莉。他眼眶泛淚，伸出手想要再一次抓住艾莉，但她卻已經離得好遠好遠。

猛獸很快地全部都追了上去，艾莉則是頭也不回地向前跑去。不過猛獸的速度實在太快了，一下子就追上了艾莉。黑暗中，野獸簇擁而上的身軀淹沒了她。

“喬爾...你...要活下去。”艾莉的最後一句話，傳到了喬爾耳邊。接著，她便消失在黑暗之中。

“呼呼...呼...呼哈...哈...呼...”伴隨著喘息聲，喬爾在黑暗中，朝著高處跑去。沿途中，樹林叢生，伸手不見五指。其實他也不知道自己究竟跑向何方，只要沒有看見猛獸的蹤跡，或是牠們的聲音，他就一股腦地衝去。悲傷、害怕、緊張和不安的情緒籠罩著他。他不知道自己所做出的決定是否正確，也不知道自己的未來究竟會如何。

“你會成為歷史的罪人。”老師父的話在耳邊響起，喬爾沒有理會。

“喬爾，這到底...啊...我...我.....”山姆最後的求救聲，迴盪在耳邊。

“你的家族將因此蒙羞！”

“不，不是的...”喬爾在心中不斷反駁老師父的言語。

“轟隆轟隆——！！！”伴隨巨大的吼叫聲，一隻猛獸從喬爾的左邊竄出，將他撞倒在地，無法動彈。因為視線太過昏暗，以致他沒辦法採取行動，只能在原地無力地掙扎。

“你把全部的星光都還回去了，達...達爾提斯的百姓再也沒有...辦法躲避猛獸的攻擊了。”再一次，老師父的話語在心底響起。

“吼鳴哇——！！！”此時，突然傳來另外一聲吼叫，以及“咚—咚—咚。”的聲響和劇烈的晃動，另外一頭猛獸朝這裡奔來。

“碰—！”不知怎麼著，突如其來的撞擊聲之後，喬爾重獲自由。似乎是另一頭猛獸也想要爭搶喬爾這塊食物吧，畢竟在獵光術發明之後，猛獸們應該很久沒有飽餐一頓了。機靈的喬爾

自然不會放過這個逃跑的機會，站起來，繼續向前奔去。但早已精疲力盡的喬爾，實在沒甚麼力氣再繼續堅持下去。他汗流浹背，體力透支，更糟糕的是，他的雙腳開始僵化，雙手發麻。

“被我的血噴到的蠢貨...你也會被詛咒啊哈哈...哈...你會變成...醜陋的怪物。”在離去之前，老師父所說的詛咒，似乎正慢慢地發揮效果。

喬爾沒有停下，他選擇繼續向前。他大可就這樣子放棄求生的希望，在原地等死。野獸遲早會追上來的，他也不可能再繼續撐太久；詛咒遲早會讓自己變成石頭，到時候他再努力都沒用了。但他依然繼續向前，沒有任何猶豫。從狂奔、衝刺，到小跑步，最後他慢慢地走，一步一步。全部只為了心中的那一句話。

“喬爾...你...要活下去。”艾莉的話浮現腦海，如此的清晰。

“艾莉，我會...活下去的。”喬爾在心中回應著艾莉，可惜她再也聽不到了。

喬爾突然發現前方有一道光線傳來，但野獸也不斷逼近。前方還剩十幾步，而後方的野獸離自己應該剩不到一百公尺了。此時後方的猛獸似乎已經分出勝負了，一聲低吼傳來，地板開始輕微震動。喬爾的手腳已經不太能動了，他知道他要快點，但他就算使盡全身的力氣，也只能勉強自己維持那殘破不堪的緩慢步伐。

最後一步！就在野獸即將抓住喬爾之前，喬爾走進了光輝之中。

映入眼簾的，是一大片清澈明亮的湖泊。這裡沒有高大的樹叢遮住天上的月光，在湖泊水面的倒映之下，光線特別明亮。抬頭，喬爾看見的是光輝燦爛、無與倫比的星光。

猛獸們不敢靠近這裡。剛剛那頭野獸雖然想要伸出手去將喬爾揪出，但一被光線照到，猛獸的手就好像受到高溫灼傷一般，痛得縮了回去。牠緩慢地向後退，消失在黑暗之中。

靜靜地看著自己所守護的一切，喬爾的膚色開始變成灰白的顏色，頭髮也開始變得蒼白，從髮根到髮尾，成了純白的細絲；手腳僵硬，像石頭一般，連一根手指頭也動不了；眼睛佈滿了血絲，像是經歷一千個失眠的夜晚才會有的症狀。他還不知道，他即將變成一個醜陋的怪物，無人聞問。他即將在這裡老去，孤單地在時間的長河裡載浮載沉。

望著星空，喬爾沒有任何表情，就這樣子呆呆地看著。從決定將星光還給大自然，到失去所有，他不知道這樣子做是否是正確的，也不知道這樣子做，到底有甚麼意義。

“至少你守護了這片星空，對吧！”艾莉的聲音，從心底響起。

“艾莉，我...”此刻，喬爾的心沉默了，在這片星空之下。

“島民傳說，一名小偷喬爾，將光從達爾提斯王宮中偷出，獻給了天空之神。他讓猛獸入侵島上，讓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居民過著顛沛流離的生活。帶來苦難的他，受到了天神的詛咒，化為醜陋的石像，在山中佇立著。被奪去死亡的權利，只能不斷在苦難中輪迴。”

時間到了 20 世紀，一個簡約卻寬敞的住家。一名中年男子正在看 Discovery 所製作的特輯《遇見神秘之島——達爾提斯》。外頭的天氣陽光普照，燦爛得不像話。

現代燈泡的原始模型被發明已經是兩百年前的事了。從那時起，因為駕馭了電力，人類首次掌握了光。19 世紀末到 20 世紀初，第二次工業革命爆發。電力逐漸普及，取代傳統的照明方法。直到今日，不論何時何地，我們只要有電力，就能在黑暗中得到光明，再也不用擔心黑夜的降臨，和潛伏在黑暗之中的猛獸。可是這些設施帶來的光害卻遮掩了自然的星光。

旁邊沙發上的女子看來十分愜意，悠然自得地看著手上的書。

“女兒呀，妳真的要去這個地方旅遊嗎？那邊是個宗教信仰相當封閉的國家，去了可能有危險。”中年人問道。

“當然啊，我是一定要去的！”女子如此說著，擺出堅定的神態。在陽光下，她的金色頭髮顯得耀眼無比；那簡潔的單馬尾，與她意外地相稱。圓潤的雙眼中，可以清楚看見她對夢想的期待。

深夜，在那森林的深處，清澈的湖畔旁，喬爾依舊孤獨地佇立。鳥兒在他的肩上停了一會，又飛走了。他身上的衣服，因為承受了百年來的風吹雨打，變得骯髒破舊不堪。就在他的鞋子附近幾公分，連一寸雜草都已經無法生存。

一日復一日的陽光並沒有照亮他陰沉的臉孔，一夜復一夜的星空無法喚醒他死去的心。他的臉孔仍維持年輕時候的模樣，但是臉上卻乘載著百年的風吹雨打所帶來的滄桑與蒼老。此時的他就好像一個毫無生氣的老人一般，安靜地等待著時間的盡頭。

寂寞，一切的寂寞，他承擔了全世界的寂寞。沒有朋友，沒有家人，他獨自在這，任由詛咒維持他的壽命，任由孤獨侵蝕他的內心。他的心智尚存，身體卻無法動彈。幾百年來，他幾次想要讓自己發瘋，好進入無我的世界，就不會有寂寞了，但...唯一讓自己掙扎著，不讓惡魔將理智的最後一根稻草收割的理由，只有一個。

“這一切，到底為了甚麼...”喬爾在心中，歷經千萬次之後，再一次像自己詢問這個問題。但，又一次，他的內心，沉默了。深愛這片夜空的艾莉，已經不在了。島上的家人，也不知道是否在這之後有被猛獸襲擊。他能想到的，只有自己將這片星光還給夜空之後，島上的居民是如何被猛獸襲擊，他們的生命與財產是怎樣地被這些野獸給剝奪。

“或許，老師父是對的。”喬爾在心底說著。“不行了，想了這麼久，沒有任何理由可以說服我自己繼續堅持下去。

“我不行了，還是讓自己發瘋吧。我...”此刻，喬爾再度陷入絕對深沉的絕望。“這片星空，本來就...

“咦，這裡...有個人？”突然間，一個聲音從後方傳來。喬爾勉強轉動僵硬的脖子，在黑夜那陰暗、模糊的視線中，看著聲音的來源。

“啊—！他動了，真的是個人啊！”那個人驚嚇地說著，後退了幾步。

這些年來，雖然國際間的旅遊已經變成了非常稀鬆平常的事情，但達爾提斯島因為宗教和封閉社會的因素，並不是很多人願意來此觀光。而這座山上茂密的叢林，和險峻的山路，更讓

許多想要冒險的人打了退堂鼓，因此，這是喬爾在受到詛咒之後，第一次有活生生的人來到這裡。

“嗚...”喬爾下意識地想要張嘴，沒想到塵封了幾百年的雙唇居然聽話了。“啊哈...啊哈...”他大口大口地喘著。因為厚重的灰塵和濃密的蜘蛛網的關係，讓他花了不少時間才吸到空氣。

“請問，你知道如果想要去山頂的話，要怎麼走嗎？”那個人問著，是個女性。喬爾的耳朵也結了厚重的蜘蛛網，但是起碼聽得清楚。

“看看我，妳不怕嗎？”喬爾將臉正對著她，這樣子問著，“這張恐怖、醜陋的臉...你不怕嗎？“確實，在女子眼前的，那個滿臉灰塵，膚色死灰的恐怖面孔，要用一個形容詞來形容他的臉的話，或許只有“醜陋”最適合吧。

“為什麼要怕？”女子直接地回答，完全出乎喬爾意料之外。“你身上都是髒髒的灰塵了，清理一下吧。”突然，女子向喬爾走去，讓喬爾突然慌張了起來。

“不要靠近我，我是受了詛咒的怪物，我很噁心的，我...”喬爾原本想要逃跑，但他廢棄許久的雙腳，在此刻不爭氣地滑了一跤，讓他狼狽地跌倒在地。女子沒有說什麼，她走上前，蹲了下來。

“沒關係啦，你看起來不像甚麼奇怪的人啊！”說到此，女子拍了一拍喬爾身上衣服的灰塵。這個瞬間，喬爾感覺到一股奇怪的能量，在身體內流動。

“你的衣服怎麼好像我在書上看到的款式啊？天啊！這不是古代達爾提斯人的標準穿著嗎？要在哪裡才可以買到啊？我是外國的觀光客，對於達爾提斯的文化很有興趣，我想買一件回去收藏。”女子說著，雀躍地抓住喬爾的手，興高采烈地問著。

就在此刻，喬爾的視線突然變得清晰，他身上的灰塵突然隨風飄散，頭髮顏色開始改變。而他死灰的皮膚也漸漸恢復血色，僵化的手腳又有了知覺，胸口裡跳動的生命也被喚醒。他似乎再次感受到血液流動。

而在喬爾恢復視覺之後，他清楚地看見了這名女子的長相。雖然在深夜之中，他可以認出來者的金色頭髮，綁了個簡單俐落的單馬尾髮型，有著圓潤的大眼睛和小巧的雙唇。女子對於眼前的景象，感到極度不可思議。她張大嘴，看著這一切，完全無法相信。她突然將背上的背包給放了下來，打開以後拿出一本厚重的書。翻了翻，她露出了驚訝的神情。

“你是喬爾嗎？”女子緊張地問著。

“妳怎麼會知道我的名字？”喬爾對現在發生的事情感到一頭霧水。

“難道說，這本書上所說的一切都是真的...我有，我有很多問題想要問你，可以嗎？”女子興奮地問道，喜悅完全展現在臉上。

“妳、妳問吧。”現在，反倒換喬爾有些緊張了。

“哎呀，你的故事有好多我都想要問啊，不如...我可以先問，你為什麼要將光還給天神呢？”

“我...”面對女子的問題，喬爾突然不知道該怎麼回答。“為什麼呢？連我自己都...”他心想。

“如果這是真的話，那你可是全世界的大英雄呢！”女子說著，這番話徹底地震撼了喬爾。

“為什麼，我是英雄？”喬爾問著，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你自己看！”看著女子手指的方向，喬爾看見了燦爛無比的星空。那寬廣的牛奶大道沒有因為時間的移轉而顯得衰老，反而更加地壯麗絕倫。百年來，這璀璨的星空，依然持續照耀著黑夜。

“這麼美麗的星空，如果沒有你的話，我們就再也看不到了耶！”女子如此說著，讓喬爾的視線逐漸變得模糊。

“我可以...問妳的名字嗎？”喬爾說著，止不住的淚水從眼眶中汨汨流出。經歷了如此漫長的等待，總算，有一個人肯定了喬爾。背叛了全世界，讓自己孤獨一人的喬爾，再一次，感受到所謂的溫暖。

“我的名字嗎？”女子一邊說著，一邊拭去喬爾的淚水。

“是的。”滿懷感激的，喬爾說著。

“我叫艾莉。”她說。無意間這名字勾起了喬爾塵封百年的回憶。

喬爾笑了。瞬間他總算了解，自己所堅持的一切究竟是為了什麼。

“我們走吧！你還好嗎？需要幫忙嗎？”艾莉轉頭一邊說，一邊飛快地走遠了。

為了一樣喜愛這片星空的人。他心想。

為了記憶中，也一樣喜歡這片星空的妳。